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廿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吊伐之師武功告成爰
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刻惡必錮其本根而
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
黎滄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
虺之遺毒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
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
威衆人懷怨戮之憂橫歛剝民家被倍剋之害啣冤動地

無辜籲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堅怙終而不改擠逼天
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克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
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鷂
鷄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
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
勢分逐窟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蚳之聚
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噶江仙侶市
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上人
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
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湏臾延命因駐我師而

設備歆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歆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
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
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候來賊復入於黃江舡
悉來於閩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
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
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
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
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
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
群兇斃其首將瀘水蓋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

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我敢遏銃砲雷錮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酋敗其徒黨棄槩奔迹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窺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舡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嘗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無進直躬海咏追擒賊首臣

輔仍調柳升橫海將軍魯隣等并土人知府莫遂等臣晟
調指李鄮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四
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萬尾而致毒欲
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舡邀擊而夾岸
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
日舟師至興吏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
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祗之效
鑿舡過千舡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水合奚勞拜井
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聖德之格
天師進濱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遁于南安府深江狐疑

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
率都指揮陳懷丞凱等由上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
揮俞讓廬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
游魂震情焚舟歆竄於新平餘黨離披投杖未降於海口
臣輔復調黃中神稅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驛騎將軍劉賽
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近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蹕
至日南州柳升等魯麟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
戰舸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
生擒賊首黎李肇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
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里殺澄十二日莫遂下

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益海畔高巖生擒賊首黎滄及其
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
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李龜并姪黎源咎等其胡杜
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照阮飛
卿阮謹杜蒲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
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
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
竊跳梁徂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
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縶縛於轅門

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缺古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一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疋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

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
國上皇蔡季峰等獻俘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
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
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敦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
盛醢以賜纘美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
清寧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報捷疏

王越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們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叔等
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剿
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峽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

綏兵相率并進南路朱謹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間李
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
宿鬼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
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
八日於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
張禎叔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
低窪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如
登天深處若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更時分始出
山口地方寬漫兵分竒正疾驅長搗遍歷有水草廩可居
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臭水井歇涼亭等

虞張間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南柳溝北柳溝荻蘆黑
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物并舊行人馬踪跡
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
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
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
百騎前來迎敵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
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
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馳馬牛畜徧
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
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囊懷券一齊射箭被官

軍圍迭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趕前項頭畜
馬驚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
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
帳後石壘低牆栽有山果樹株并野菜根苗顯是久住巢
穴當今夜不收將帳房窩鋪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
孟兒於窩鋪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合兵追至大把都
不期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
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鉞拒打烟塵漲天
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
賊陣斬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并前什物賊遂潰

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將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
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襲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
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
伏兵突起賊馬驚亂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
首級八顆張憫李俊朱謹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
獲首級三顆共斬首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叅將吳
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
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馬休息
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一十九隻達馬
一百二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

旗號盔甲弓箭腰刀鞍伏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
看得寧夏賀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年之間
兵所不到三四百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又安樂土
是以知識我路道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畧無虛歲上勞
聖慮特命追勦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冒不測之
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
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逃縱使復來豈能安寢且遠搗
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爲難今臣
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邊人慶幸是皆仰
仗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

軍務疏

余子俊

照得廣西各該土官衙門比先年總兵官奉公守法各官
並聽節制遇有起調土兵撫捕賊寇隨即用命起發所向
成功以此地方寧靜軍民安妥近年以來爲因副總兵都
督武毅等怯懦無謀處置乖方以致各該土官不肯信服
甚者中間心持兩端強染叛色重爲地方之患即武毅等
已是降黜都御史王翺前去總督軍務勦殺賊寇正在用
人之際而土官所部土兵委係驍勇慣戰賊人素所畏懼
若不維新號令盡革宿弊誠恐不得其心未免難於調用
況以夷攻夷爲策之上而恩威並行制事之宜合無請勅

王翱到彼之日拘集各該土官宣明朝廷優待之意并各人享有爵位之隆茲當地方不寧正宜効力補報如土官都指揮黃玠先因爲事提問後都察院具奏要行疎放宜從王翱斟酌所犯事情可以疎放還職就便疎放又如土官知府岑英具奏要行赴京陳情必是事有不平以此欲來控訴自今宜竭盡臣節捍禦地方仍調所部土人協助官軍勦殺賊寇若有成功朝廷陞賞不吝其餘各府土官但有克効勞動與黃玠岑英等果能據忠効力合當僨勞輕則聽王翱便宜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明白奏請定奪及黃玠岑英俱係蠻夷大頭目又在邊方積威有素假其

兵力雖可成功原其本心未易測度凡百調度處置及事
委曲宜從王翱密切處置停當具由開奏取自上裁務在
措置公平而事體允當夷情悅服而緩急得濟再照夷賊
所畏懼者必在乎土兵土兵聽調効力者又在乎土官而
土官得人用命又先結之以恩然後宣朝廷威德明賞罰
之公庶可使革心向化地方獲安今請勅當職前去省諭
不若徑請勅各土官黃玟岑英等體天道順朝廷協力捕
賊悉聽王翱節制事平之日重加陞賞仍先請給官庫或
戶部折糧銀一千兩表裏四五付齎去會同總兵侍郎等
官先將得用土官黃玟岑英等每人給賞表裏銀兩以固

其心庶幾恩威並行事易成功其餘土官應該賞者斟酌給與剩餘者就彼收庫糴糧等項公用便益緣廣西土官衙門數多其黃琮係廣西都司土官都指揮使領軍守備潯州等處土官岑英係思恩府知府比之各處土官其部落頗盛氣勢頗強彼處蠻夷素所畏服無正統十四年廣西賊寇生發以來而各官往往率領土兵協助官軍剿賊其中心雖未可測而兵力則有可憑及兵家亦有以夷攻夷使詐使偽之說無且蠻夷之性惟利是圖若欲結其歡心必用賞賜誘掖古人有言成大事者不計小費文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今王翱文係欽命克彼處總督軍

務官員既已籌畫得當建明前策合無准擬請給勅諭二道內一道與黃玠一道與岑英并行戶部禮部依數開與銀兩表裏就付王朝帶去招集黃玠岑英到官或差人齎捧降與勅諭量授銀兩表裏宣以朝廷恩威諭以逆順禍福俾之悉心効力恪遵朝命益堅臣節無事則謹守地方保無疎虞遇警則調度人馬聽受節制凡有賊寇生發就便率領土兵協同官軍剿殺果能建立大功肅靖邊境俾蠻夷懾服軍民獲安朝廷公論如天日之明自有重大陞賞必不惜吝務在竭忠委身以濟邊務不許陰持兩端心懷疑二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
郴在贛州之剡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湖郴者賊
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
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
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剡頭如攻堅木先其易
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剡
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
利害使報効生貢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
銀布一時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

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又非一次待金巢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非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因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止新地

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
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旬
日之間至者十數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
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謀不能測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
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軍夾勦皆狼兵二三
萬竟不能大勝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
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
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
狼兵之來不能速其往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
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

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徂於故常
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
也乃爲密書方畧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我兵期則據隘
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
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
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爲防非敢虞官兵也臣
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
川使廉其實且趨各賊伐開路道回兵自剎頭取道往討
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
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陳

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之臣兵回三人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招遠近各集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疾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將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及三人首時陽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池仲容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首大憝而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并拘其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疾還乃復

使生負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購其所親信陰
說之使自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享士下令城
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剏頭人皆歸化地方自此可
以無虞亦宜暫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報
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掩爾不虞賊衆
皆喜遂弛備臣使指揮余恩齋喻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
盧珂諸黨賊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安輯勞來爾
等何可不親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乞官府試拘爾若不
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
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失所購親信復從

力贊仲容然之乃謂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賴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賴臣探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疾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洄巢恐挫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果遮迎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衆賊遂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賴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往覘珂等又果械聚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歸獲兵而令所屬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

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屬兵戶集臣乃設犒於廷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鞠寘獄而夜使人趨獲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指揮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危壽知府邢珣守備指揮郊文知府李教皆以各路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剌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剌先是賊徒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指揮余恩與賊遇大戰良久

賊敗王受等奮追里許賊兵四散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
領義官葉芳鼓噪而前後千戶孟俊從傍繞衝賊伏於是賊
乃大潰呼聲震山谷賊兵乘勝遂將大巢攻破奮勇齊進
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草巢姚墜兵遂破淡方巢石門
山巢上下陵巢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郊文兵遂破
曲潭巢亦唐巢李敷兵遂破右坑巢三社巢是日擒斬首
從賊級俘獲男婦牛馬噐仗數多其餘墜崖填谷死者不
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
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
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邢珣兵破黃田幼巢姚墜兵破

岑岡巢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漢尾巢初十日孟俊兵破大
門山巢老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刑珣兵破中村巢郊
文兵破半徑巢都坑巢十八嶺巢空教兵破新田徑巢古
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嶺巢項岡巢十三日
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監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
風盤巢茶山巢人各擒賊首從首級并俘賊屬男婦牛馬
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敗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
運大山扼險自固臣看得九運山勢極高亘數百餘里四
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山諸處賊巢以百
數賊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

賊所也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敗散之黨皆從相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遂得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陳祥兵於五花陣邢珣兵於平沙令余恩兵於平坑水二十七日姚璽兵於烏虎鎮危壽兵於中村李欽兵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於下坪黃田拘該處各哨官兵復尋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

戰於平和初五日戰於上平初八日危壽余恩兵於
黃初十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邢珣李
歡兵復與賊戰二十三日解富兵復與賊戰二十六日郊
文兵復與賊戰三面連日擒斬首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
人等四路以爲惡賊已擒斬張仲金等二百餘徒俱誠心
投招臣遣生員黃表往驗庶實果然臣量加責治遣官安
撫訖緣係捷首具本題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
勦外隨有得寧王雲烟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

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叅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

自番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
乃番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
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笑奎梅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
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闊等七門
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
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搥城中十九
日發市以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
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

砲撓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牆廠敗潰之卒皆
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
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
破擒其酋首宜春王拱櫟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官
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
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後於本月二十
二日據謀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
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
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
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

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完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我今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

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曾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威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
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
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
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
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
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
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

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主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襲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興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

戕南康不復則戕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戒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戕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群臣拘集所

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師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勲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主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

積橫巨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
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於樵舍大破
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
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
等既擒寧主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
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直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
中也竊照寧主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
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
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
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無以招納

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
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
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淞州淮揚山
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
其黨與朋私驅脅閭閻軍民分遣其官屬親臨使各募兵
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
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
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
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
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

謀忠憤不足其氣燭使然也臣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
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
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
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
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
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慮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
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
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
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

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
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礮
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
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
史謝涼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
艱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得孺陳槐曾興林城周朝
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瞻休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
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曆孟俊知縣張淮
應恩一廷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

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
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
事劉監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察政黃
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替畫夾輔折衝
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
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徇國乃能若此伏
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
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
不軌之謀已一有餘年而張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

命之有在... 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
巡幸建立... 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
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八塞斷勝妙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濬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
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稱廣西潯州衛指揮
馬文瑞王勲唐宏下据張普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
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軍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
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本職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
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

張經都指揮譙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勇彭宗舜頭
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
瑞頭目項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
王勳文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勇彭蓋臣下報効頭
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
皋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
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
同引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
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
進勦六寺等賊巢刻期同抵賊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

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在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燁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

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顙初五日復攻破油碓石壁大
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顙俘
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
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
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五
名。顙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
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本月初十日徧搜山峒無
遺。衆請收兵回至潯州府任劄。聞隨有本院密切牌諭復
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就於本月二十一日寅夜仍前
分布各哨官兵遵照方略。永順縣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

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竹竿登岸進勦白竹古
陶羅鳳等處刻於十三日會剿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
等巢破賊方懷疑懼謀欲逃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
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發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
雨各賊雖以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
甚各該官兵奮勇挺擊率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徒首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數多
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摘調指揮王良
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
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徒首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
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將沈布儀鮮報擒斬首
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徯老人陳
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
官舍覃錦澤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
呈解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
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
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自兵及官軍人
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自兵及官軍人等二
千名肅貴等自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

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徭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木
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
不知河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進入賊
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
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
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
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
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

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
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
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募精銳掩其不備二十
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
首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
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
俘獲數多正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
賊徒首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
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
月十二等日復據嶺布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

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
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
高松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
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
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思土目訪貴徐五等
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十二名
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慶等處鄉兵
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又
於本月十七等日肅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
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

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顆
俘獲數多文據指揮康壽松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
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顆各賊
始雖敗潰然猶或敗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
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
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已入舟離
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舡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
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舡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
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
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剿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

匡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
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
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米米大雨之中饑餓
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
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
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
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
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
者皆成疫痢本院囚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戕兵又多疾疫
死亡乃遂班師而出切照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

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
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亭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
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令
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
停軍中途候約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
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
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
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
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獲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
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

從老弱一切皆與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之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美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剿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

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林諸處各分鄉導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密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繁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詳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徭賊毒害

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
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
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思田既附湖兵
尚番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
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徼回彼必
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
探望官府舉動令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
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
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
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府政林富總兵張祐照牌事理

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天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
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
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克攻破巢穴連戰皆
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
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
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首級并俘獲
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
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解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
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
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一丁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

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
從賊徒首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
口兩處共擒斬獲二千五百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
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
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桓三
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沉劫郡縣鄉村自國初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
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
據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無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
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

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
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
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
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
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
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桡喪惟成化間土官岑英素能
懾服諸徭嘗合各州徭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
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
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
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淘淘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興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喻三年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謹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頽崖谷仆而無奮遂能掃蕩巢

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
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
糧爭先首敵遂搗自昔不到之巢破自來難敵之寇蓋有
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
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
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
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
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
各官雖稱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
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

害勞逸相去倍徒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各官
呈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桀驁千百里內被其慘毒
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
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
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
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
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請命下然後
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
故遂仰遵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
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

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害萬姓流毒一方自米征勦所不能克惡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妄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積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

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
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
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
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
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
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
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
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
事哉再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
毒身親臨陣事峻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

宜男彭盡臣者亦還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
疾疫死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
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
田報効頭自廬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
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
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
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番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
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体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
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
廣督兵食事汪濬廣西督兵食事吳天拱參議汪必東副

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松及各督
哨都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十珺張綱彭飛張恩
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鐸武鑒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
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官員知府程雲
鵬蔣山卿同知桂鰲吏立誠舒相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
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全等
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
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瘡痍未薰經冒鋒鏑
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收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
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

有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又將宣慰彭
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
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主受等亦由賜恩典或不
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
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
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
計無不行又且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
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然言亦自
幸苟無覆敗以免裁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
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之日

臣不勝願望之至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切識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益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道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問謀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為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

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

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
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
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
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
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
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來必死乎吳起云兵之
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
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
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

况過時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况臣等腐儒乎議者南顧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裒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顧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

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暫復

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
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
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
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
荼毒之愈甚寃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
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其令牌得便宜
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戢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
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
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主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今或飾譽接黨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國家事哉切見宸濠溝患宗社懾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造優人齊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縶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數眾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覺

悔既出躡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使還策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為忠可謂艱貞錫止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况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守仁於此不思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先年劉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流竄

瘡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民聚黨
為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
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棉崗諸寨大冒
洩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視古
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 命陞實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
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食所費幾何猶煩
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
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循造言排論鐵券未
及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
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

定得陞副都御史得應一子千戶邢珣徐璉得陞布政亦
有初過即今聞佳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于水皆無廢子
副使陳槐因勸進賢離人希意誣點為民御史伍希孺謝
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
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
効用哉今侍郎張聰桂革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
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
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孺謝源等查
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
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為使人宣忠効

勞之勸

山東平寇疏

牛鸞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謀之而成亦有謀之而不成者要在識其心而已矣若人果有圖報之實心或者厄於時勢或償其事焉不害其爲忠若其人果無此心矣而復償其事誅之可也倘不察其心而徒誅其罪臣恐刀斧之餘亦有所蘊諸心而不敢以自伸者矣昔諸葛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此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夫以諸葛之才之賢而猶弗敢逆料天下之事况其後世有非若人者乃欲以成算責之乎臣恐天下無全人矣臣昔爲

益都縣知縣常見總督馬中錫山東巡撫邊雲常賊猖獗之日一則力主招安而賊勢愈熾一則嬰城自守而莫敢出師故群議罪之陛下罪之誠是也以臣觀之當時二臣之心亦未必不有所見何者永平日久民下知兵一遇寇敵不戰自解彼二臣者當時所統不過千餘之京軍與夫數百之民快耳若遇寇敵能保其不敗乎夫以堂堂天朝命大臣誅數孽子一遇而敗國体所係誠為不小故不得已為招安之說自守之計幸而謀成焉軍民均受其福而亦不至於辱師不幸而謀不成焉彼亦將有所據也豈料賊勢愈熾遂至不可收拾如此乎臣嘗聞人言以為此二

臣者有才而賢果如此則必知國法之不可輕犯而思所以勉強支吾以脫于法豈敢故縱賊徒以干天憲乎 陛下思之今日之所謂劉六劉七者非前時所謂劉六劉七者乎今日邊軍萬餘討之而略平前日欲以京軍千餘討之而即定臣恐勢有所不侔也前日人心習于承平不免於歉較之今日人心久於鋒刃而頗思奮者臣恐時亦有所弗以也勢果有所不相侔時果有所不相似而二臣當之至於功不立賊不息者原其心或亦有可怒者和臣觀當日二臣之心雖強為招安之說然亦未嘗一日而忘賊也臣在益都因見狂賊竊發攻劫城邑支解之慘遠及老

姬屠戮之禍下逮嬰孩奮然糾率民兵有志殺賊二臣聞
臣頗自脩立遂委臣以討賊之任臣自受委以來南逐楊
虎北破劉實雖未大捷以懾人心之望然所以用臣者二
臣也當時二臣果無殺賊之實心豈至是哉馬中錫邊憲
提督巡撫也發縱指示職耳至追逐走壙者正臣等小臣
之責也今不能追逐走壙以致狐踪兔跡徧滿郊畿是臣
等之罪不減於二臣今二臣罪誅而臣等以功陞不免於
重二臣而略臣等諸人也功罪同形賞罰異施縱使臣等
晏然受陛下之寵遇不以為僭臣恐天下後世咸將笑
臣等不知有愧而駭陛下之錯用也况臣才不逮馬中

國朝文獻卷之三
二
四三
二
錫邊憲而脫二臣之罪勇不如馮禎卻求而獲二臣之賞
恐諸將聞之將謂陛下重文而輕武人人自解體矣伏
望擴天地之德廣日月之明不以臣言為誰米而行之奪
臣今職以贖二臣之罪馬中錫雖死邊憲猶生少賜寬假
使得效犬馬之勞以收後功則使功不如使過而二臣之
心可少效矣臣疎遠無知不避狂僭謹具奏聞

請平潞州疏

張手敬

臣昨承聖諭款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
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
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

者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
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
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
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
救於逆黨主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
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
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裴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
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
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
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靈圍戰敗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
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

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
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
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
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
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
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
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
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
潞城爲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

邕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
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
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賊竭欲請罷
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
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
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伏
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
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 帝王萬全之道
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地賊以制亂
賊豈爲謀之善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

愚不知古也第 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
者大同之變 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橫不逞者動
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
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
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
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綠邊風聞於
天下而無敵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
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
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氣未嘗抗拒官兵且元
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

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美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
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
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
者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
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平淮西
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
之臣敬爲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